

李伯天：我是一颗万能“螺丝钉”

（原创） 2017-05-31 校友会秘书处 华南理工大学校友会

校友名片



李伯天，1928年出生。中共党员，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五届候补委员。1946年8月至1948年8月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1948年9月至1950年在原国立中山大学机械系学习。1952年任华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秘书，1953年任华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1960年至1980年间为华南工学院自动化系自动控制教员。1985年晋升为教授，曾任自动化系副主任、科研处处长。1979年2月至1988年1月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1988年1月至1991年5月任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

革命如歌，永载党史。今年是广州“爱协”成立暨“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70周年，这些历史事件发生在华园，李伯天作为亲历者述说了那个时期的革命往事。

从清华大学到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从“戈壁草”读书会到地下学联，从追求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到独当一面的管理者，李伯天与华工结缘近七十载。



01 与石牌校区结缘

追溯起自己的革命“启蒙史”，李伯天忆起自己在广西桂林中山中学读书时的中学部高主任和班主任袁老师，作为地下党员的袁老师经常介绍一些革命小册子给他看，讲述一些革命道理，可谓是李伯天最初的“引路人”。

上世纪40年代，为了响应党内号召——让家在南方的中共党员，尽量回到南方去，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南方，如同哪里需要去哪里的“螺丝钉”一样，李伯天从清华园转到国立中山大学就读机械系，就此与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现华工校园）结缘。

那时石牌校区被称为解放区，进步力量比较强，国民党特务要进石牌校区，总是偷偷摸摸地来刷些标语，李伯天他们就去动员进步力量，用一个晚上就把它揭掉了。



▲纪念“爱协”（即地下学联）成立50周年时，李伯天（左四）等原中大理工学院校友回石牌校区参观，原学校党委书记刘树道（左一）介绍学校情况

后来，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李伯天参加了当时的“**爱国民主协会**”组织，即**地下学联**，与进步学生一起组织办校车队、办合作社，甚至还控制了水电厂。“当时的校车，曾是外面的商人承包的。我们觉得要自己控制校车，就把校车接管了。”李伯天回忆，后来新中国成立前夕，学校要把学生、教师、还有学校的设备运往城里，这些车就派上了用场。

谈起当年的“革命智斗史”，李伯天还分享了许多精彩的故事，比如：当时组织各个宿舍的保卫，宿舍之间用手电筒联系，万一有事情，就敲脸盆报警，准备木棒、石头、砖头，一到晚上就把门堵起来，避免突击被抓。当时有一个传闻，国民党政府准备把学校迁到海南岛。为了破坏这个迁校的阴谋，他和同学们把贵重的仪器设备开车送到市内的教授家里，或是在实验室里砌个墙，把设备藏到夹层里面。当时他还跟几个熟悉的工人在机工厂把学生实习用的废铁块装箱，贴一个假的清单，如果学校真要搬迁，就把这些废铁充数搬走。不过最后学校没有搬。



▲年轻时的李伯天

02 亲历“七二三” 坚守石牌迎接解放

1949年7月23日深夜，国民党出动了约3000名军警特务，包围了整个石牌校区附近的农村，许多住在农民家里担任农民夜校教师的学生也都给抓了。据李伯天讲，整个行动，可谓是“宁可错抓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七二三”事件后，学校成立了善后救援会。“地下党打听到被抓的师生大概有150多人，被关在西关蓬莱路的当铺（一个临时监狱）里面，那地方环境很差。当时有个很感人的事情：有人给被关的师生送了一壶水进去，大家都只喝一点点，转了一大圈，一壶水还没喝完，都想多留一点给其他人喝。”他回忆道，“当时我们立即动员各方力量积极营教师生。后来各方施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分批释放了这些师生。”

‘七二三’事件还有另一影响，地下党领导要求大量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尽快疏散，避免敌人打击，而他就是在当时成为大规模疏散进步力量后留在中大石牌校区坚持到解放的四名党员之一，承担了保护学校和准备解放后接管工作，任务可谓十分艰巨。

广州解放后，党组织集中全市地下学联成员和部分进步同学在中大办了一个学习班，把其中经过地下斗争考验的大部分人都发展成为共青团员。李伯天这样的地下党员，就以老团员的身份，作为介绍人，介

绍他们入团，发展了一大批团员。同时，也把教工和学生中的一批骨干发展吸收为党员。



▲第一排中为李伯天

之后，李伯天应党组织要求脱产到市委组织部任干部，仍在中大工作；再后来，还担任了中大团委书记；1951年11月左右，李伯天又带队搞土改，一直到1952年7月才回到学校。

03

参与筹建华南工学院、筹办自动控制专业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在石牌校区筹备组建华南工学院，当时李伯天任华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秘书。华工组建之初，有一批学生党员，教工里面也有党员，都是解放后发展的。李伯天虽然只有20多岁，但已经是老党员了。作为华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秘书，他参与和经历了学校组建之初的重要会议和比较大的事情的讨论和工作，通过工作把党的意图贯彻下去。

1958年，华工准备设立自动控制专业。大跃进时期，华工很多新专业上马，李伯天被抽去筹建原子能专业，但到了1959年3月份，全国大多原子能专业纷纷下马，于是李伯天阴差阳错地从“原子能”转入了“自动控制”筹建组，走上了白手起家之路。



“螺丝钉”的称号也是那时的李伯天用来自我打趣的，他说：“哪里需要就得上，也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

自动控制专业筹建的过程伴随着阻碍和阵痛：教师少、经验不足、方向不确定……“刚开始的时候教师较少，余有庸是主任，余文杰是华中工学院毕业分配来的，还有几位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李伯天说，“当时还想把这个专业搞成一个导弹方面的专业，做导弹控制，后来又改回去了。”

据他回忆，那时候经常是需要什么专业就开设什么专业，然后就学什么专业。所以什么都得学、哪里都能用，“螺丝钉”的外号可谓名副其实。

扎根教学岗位多年，李伯天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大学是各种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观点在一个学校里融合在一起。“训练”与“教育”有着本质区别。“过去很多年，中国高校的专业分得那么细，学生毕业出去，很多都要转行。专业分得过细就相当于培训，而不是教育。”他提到，一位外国学者这样说：“你们把专业分得那么专，应该叫TRAINING，不是EDUCATION。”EDUCATION的意思是对一个人全面的教育培养。他认为大学应该这样，而不是你需要碗，就办一个专业来生产碗，大学不是培养工匠的，而是培养具有综合素质人才的。



▲与学校领导商议工作（右一为李伯天）

1981年2月到1991年5月，李伯天先后担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长期主管科研工作。完成从教师到副校长的转换，李伯天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和足够的底气，并用扎实的表现去践行着从基层走来的“螺丝钉”精神。对管理岗位的审慎深思、尽职尽责让他胸怀沟壑、壁立千仞，如他直言：“作为校领导，不会将太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自留地上。”

谈起当时印象深刻的事，李伯天开口便是“计算机设备”一事，“记得当时我们很多专业都通过世界银行的贷款购买了实验设备，其中计算中心的建设也是贷款的一个部分，为这个事情，花了不少精力。”李伯天颇有感触，那时跑北京跑了好多次，每每厂家把计算机设备运到广州时，他都是在半夜等着设备到来，货到以后，清点、接收，然后一直忙到天亮。

除了跑学校的硬件设施，李伯天也常在地方和部门“溜达”，为了产学研结合，保持与地方企业联系，他常年深圳、中山、湛江各地跑，与他们洽谈、合作。“像瞿金平就是那个阶段发展起来的，他的科研成果也是和当时的一个企业结合起来然后投产的。”说起往事，李伯天语中透着一丝骄傲。

做副校长期间，李伯天在学科建设上也花了一番功夫。当时考虑建设若干个跨系的重点学科，他组织学院投入力量把分散到各系的相同学科整合起来，后来，一些重点学科在这种整合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李伯天（左二）获“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担任副院长、副校长多年，李伯天深知管理二字的重要性。“从岗位而言，管理工作是第一位的。”李伯天笃定地说，他很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孰轻孰重。

李伯天，一生未离开学校。在华园，他付出了一生的热血，汗水。现在，他终于能看着美好的华

园，安享晚年。



◆ 本文根据张娟娟、林林文章《六十余载校园情——李伯天教授访谈录》（来源：口述华园）整理而成

◆ 图片 | 档案馆、离退休处提供

◆ 整理 | 刘潇、陈韶昀

◆ 编辑 | 陈晓晴